

阿難的證得預流果

林崇安教授

(《人乘季刊》29 卷,第 2 期,2007)

一、前言

佛陀的大弟子中，有「智慧第一」的舍利佛，「神通第一」的目犍連，「說法第一」的富樓那，以及「多聞第一」的阿難尊者等等。這些「第一」不外表示每人都是獨一的，都各有特色，他們的開悟和證果的因緣當然也都不相同。但是他們的「基本工夫」都是一樣的：佛陀時期，佛陀要求弟子們一方面遵守戒律，在行、住、坐、臥中，保持正念、正知，時時活在當下，處在身心輕安、內心喜悅的狀態中，一方面聽聞正法，如理思維。在這條件下，因而有許多弟子能在短時間內就體證真理，證得聖果。現在我們來談談阿難證得預流果的情形。

二、經中的記載

依據南傳《相應部》蘊品 83 經的記載，有一天，富樓那尊者向剛受具足戒不久的阿難尊者說：

「友阿難！執取故有我，非不執取。以執取何故有我，非不執取？以執取色故有我，非不執取。以執取受、想、行、識故有我，非不執取。」

這意思是說，經由執取「色身」才會產生我執，不是不經由執取；經由執取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行」、「識」才會產生我執，不是不經由執取。這兒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等五蘊，就是指個人的身和心。經由執取個人的身、心才會產生我執，不是不經由執取。所以，人的煩惱和痛苦其實不是來自外在，是來自對自己身心或五蘊的執取。為了易懂，富樓那尊者接著以譬喻來解說：

「友阿難！譬如青年之男女而好裝飾者，於清淨之銅鏡，及於明

澄之水鉢，觀察自己之面貌，以執取而見，非不執取。如是，友阿難！以執取色故有我，非不執取。以執取受、想、行、識故有我，非不執取。」

這意思是說，譬如一位年青而喜好裝扮的男孩或女孩，用銅鏡或淨水鉢，來檢查自己的容貌，將以執取之心來看著自己容貌的影像而不是沒有執取。此時的阿難正是處於年青時期，對這譬喻所要表達的法義有很深的體悟，緊接著，富樓那尊者和阿難的問答如下：

「友阿難！於意云何？色是常耶？是無常耶？」

「友！是無常。」

「友阿難！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常耶？是無常耶？」

「友！是無常。」

「友阿難！無常者，是苦耶？是樂耶？」

「友！是苦。」

「友阿難！以觀見無常、苦而變易之法，得為『此是我所，此是我，此是我體』耶？」

「友！不也。」

「友阿難！是故，所有色之過去、未來、現在、內、外、粗、細、劣、勝、遠、近，應如是以正慧作如實觀：此非我所，此非我，此非我體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這兒富樓那尊者指引阿難如實照見自己色身的過去、未來、現在、內、外、粗、細、劣、勝、遠、近的無常和無我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也是如此以正慧作如實觀。阿難當下洞見真理（於法現觀），證得了預流果的聖位，後來，阿難常常說：

「具壽富留那彌多羅尼子（富樓那），於我等新參時，所饒益極多。彼教誡我等，以如是教誡，我由具壽富留那彌多羅尼子聞此說法，於法現觀。」

阿難經由譬喻證悟無我後，滅除了身見、戒禁取、懷疑，成為初果的聖者，為了報答富樓那，經常向出家眾及在家眾講這個五蘊無我的譬喻和義理，做為對富樓那尊者的一種「真誠報恩」。聽者如果依

據這一教導，積極勤修正行，去證悟無我，就稱作「隨分報恩」。

三、譬喻的分析

富樓那尊者的銅鏡和水鉢的二個譬喻，其實有不同層面的甚深含意：

(1) 銅鏡所觀察的是整體的人，是在身心上安立的人，這是假有的人，這人不是從自方存在，不是自性有。這是人無我。

(2) 水鉢的清澈水面，所觀察出的是顏面上的細部，用以代表個別的內六處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和五蘊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）。這些眼等六處和色等五蘊也不是從自方存在，不是自性有。這是法無我。

阿難在富樓那尊者的指引下，以銅鏡的譬喻體證人無我，以水鉢的譬喻體證法無我。所以，禪修者在觀察無我時，要體證人無我和法無我，才算究竟。禪修所破的「我」有粗細的層次：

A、破除實質有的我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都不是我，我只是依於五蘊而安立之假有的我。

B、破除真實有的我：這個假有的我，不是表裡如一，不是真實存在，就像鏡中男女的影像一樣，所以是真實有空。

C、破除自性有的我：這個假有的我，也不是從自方存在，就像鏡中影像的一舉一動，是取決於男女的一舉一動，所以是自性空。

四、一些省思

有的人認為，所謂禪修，是在一個安靜的地方，靜靜坐著，保持禁語，隔絕世間干擾，把心沉澱下來。其實佛法的禪修，是包含戒、定、慧三學，缺一不可。戒學是把心規範在善的範圍內，不做出干擾別人的行為；定學就是奢摩他（寂止），把心安住在身心的對象上，得到身心輕安；慧學就是毗婆舍那（內觀），是聽聞、思考和體悟佛法的義理，此中又以緣起無我的正見最為重要。

禪修是全天候的身心訓練，沒有禪堂內、禪堂外之分，也沒有工作、休息之分。佛陀要求弟子們，將正念正知貫穿在所有的行住坐臥當中，從早到晚，貫穿一整天，如此就是經上所說的「若一日」，能夠二天如此，就是經上所說的「若二日」，能夠七天如此，就是經上

所說的「若七日」。《念住經》上所說的「七日」內能夠証到不還果或阿羅漢果，是在這種條件下所得到的。世尊時期的佛弟子們，每天都是這樣的用功，也就是說，都已經俱備了基本的戒學、定學和聞所成慧，因而在聽法時，許多條件夠的弟子們當下就能止觀雙運，現觀無我，証得初果。這並不是來自說法者當下的加持，而是來自聽法者已有紮實的基本功夫。

今日，有的人參禪、念佛、修觀，攝心一處，得到身心輕安，有了一點體悟，以為大徹大悟了，甚至以為頓悟成佛了，但是腦中毫無緣起無我的正見。這就好像，有人想去「涅槃城」，沒有地圖，也不知在何處，就興沖沖的出發了，最後走到一個景致不錯的地點，自認為是目的地了，怕別人不相信，就掛出一個招牌，寫著「涅槃城」，並到處攬客，廣招門徒，用以壯大聲勢，到處充滿著「我執」。

佛陀時期，釋尊和阿羅漢們，在印度不同的地方指導弟子們，每天傍晚說法，就是把修行的地圖講清楚，留下來的開示，就是今日倖存的《阿含經》，使我們有所依據，而不盲修瞎練。

五、結語

煩惱的滅除和果位的證得，都是順著因果而來的：在「因位」的階段，如果沒有掌握緣起無我的正見，在「果位」的階段，是不可能根除無明煩惱和滅苦的，這是今日禪修者所要留意的。